

科学人文书系
Science & Humanities

思想如荒草，自由散漫，
才有生命力。在严肃严谨
的学术世界之上，有不拘
不羁的思想飞翔着。

稻香园随笔

田松◎著



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
Shanghai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Literature Press

科学人文书系

S H

稻香园随笔

田松◎著



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
Shanghai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Literature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稻香园随笔 / 田松著. —上海: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,
2016.3

(科学人文书系)

ISBN 978-7-5439-6971-1

I . ① 稻… II . ①田… III . ①科学哲学—文集 IV .
① N02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035353 号

总 策 划: 梅雪林

责任编辑: 石 婧

装帧设计: 有滋有味 (北京)

装帧统筹: 尹武进

内文插画: 田知雨

丛书名: 科学人文书系

书 名: 稻香园随笔

田 松 著

出版发行: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

地 址: 上海市长乐路 746 号

邮政编码: 200040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 上海中华商务联合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787×1092 1/32

印 张: 7.5

字 数: 132 000

版 次: 2016 年 3 月第 1 版 201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439-6971-1

定 价: 30.00 元

<http://www.sstlp.com>

前 言

2003年,应王洪波之邀,我在《中华读书报》“科技视野”周刊上开了一个专栏:“稻香园随笔”。起初是想,把我对当下社会生活的思考整理出来,希望这些零散的想法大致有个系统。但是在写作的过程中,不断有新的想法出现,就直接把最鲜活的思想付诸专栏。原来的计划常被打乱。反过来,我写出来的文字也推动着我的思想,心随笔动,最后的结果也让我感到惊喜。这个过程充满了享受。在写作过程中,也不断得到朋友和读者的鼓励,很多标题,如今已经广泛流传,让我颇感自豪与欣慰。

在每篇文章的后面,我都习惯性地写上写作日期,因为所有的思考都是在具体的时空中进行和完成的。从这些日期中可以看出,有些文章经过了漫长的时间。比如《让我们停下来,唱一支歌儿吧》,第一次动笔是2003年7月19日,中间断断续续地写了多次,总觉得事情没有说清楚,有些关节还没有想透,就一直放着。直到一年后,2004年的7月19日,整整一年,终于完稿。那个夏天,我应我的陈年老友杰

克尹的邀请,在莫桑比克度过了悠闲的一个月。7月份,北京正是酷暑,南半球却是冬天,而冬天的莫桑比克,恰如北京宜人的初秋。在莫桑比克北部的一个半岛小镇彭巴(Pemba),一天夜里,我终于打通了现代社会经济活动中的关节,用物质和能量的转化进行了解释,天地澄明,别有洞天。窗外满眼非洲特有的树木,叶片宽大,在风中摇曳。几天之后,2004年7月25日,在莫桑比克的另一个城市克利马尼(Quelimane),我又在文字上做了一些润色,结稿。

在写“稻香园随笔”的时候,这种幸福的感觉,时有所见。

我想我是一个幸福的人,几乎每年,都有一两篇这样的文章。

这个专栏一直写到2005年年底,王洪波很遗憾地通知我,由于《中华读书报》改版,“科技视野”周刊取消,他将转任“书评周刊”。我的专栏可以继续写,但是要移到其他周刊,由其他责编负责。我与洪波共事多年,相处愉快,再加上,我这三年因为写专栏,也或多或少地影响了我的功名利禄——学术文章,所以也就停下来了。虽然心中有所惆怅。实际上,按照我原来的打算,再写三篇,这个专栏就收尾了,那三篇的标题都已预先列出:《来于尘土,归于尘土》、《一个民族需要神灵》、《一个民族需要圣人》。

2006年10月,我前往美国加州伯克利做访问学者,努力进入英文世界,国内的约稿几乎全部推掉了。

早在读书时,我就一直希望,能够对人类生活有一个整体的理解,能够对人类生活做出一个突破学科界限的描述。在这个专栏的写作过程中,我对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反思与批评逐渐聚合起来,我以往各项杂学之间的学科界限逐渐被打通,忽然我意识到,我已经能够完成自己年轻时的愿望,对于当下的社会生活,构建出一个整体性的阐释。

2007年,我出版了《有限地球时代的怀疑论》,这本书是我的一个转折点,我把在此之前的工作称为批判科学主义在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表现,此后的工作则明确地称之为工业文明批判。2014年之后,则逐渐使用文明研究或者新文明论这个相对中性的称呼。

2007年年底,我从伯克利回到北京,几年没写专栏,不免有些手痒。正好《博览群书》的编辑李焱向我约稿,我就自然而然地想到,把“稻香园随笔”继续下去。不过,既然换了一本杂志,还是换一个名字比较好,于是有了“稻香园新笔”。虽然此时我已经不住在稻香园了。

几年间,又有了一些新的想法,由于是杂志,篇幅可以

稍长,写作风格与前一个系列便有所差异。预期中没有完成的稿子,先是写了《来于尘土,归于尘土》。正打算在年底的两期完成另外两篇,《一个民族需要神灵》和《一个民族需要圣人》,就可以完美收官。不料在2008年夏天,李焱突然离开《博览群书》的编辑岗位,“稻香园新笔”同样匆匆收笔。留下一个缺口。

时过境迁,这个缺口只能留下,不能再补了。

这个文集是“稻香园随笔”和“稻香园新笔”的合集,完全按照当时的写作次序,编在一起,所以实际上是没有编辑,只是在文字上略有校正和修饰。很多文章在起笔的时候,并没有完整的框架,整部著作亦然。思想如荒草,自由散漫,才有生命力。不过,虽然文章之间没有精致的起承转合,放在一起,却是一个整体。简单来说,这本小书反思了两个方面的问题,一是对人类文明的整体形态,一是对个体生存的精神状态。具体而言,讨论了文明存在的前提、物质与能量的转化、传统与现代化、垃圾问题、食品问题等宏大问题;讨论了人的价值和意义、道德的根源、教育的目的等与个体生存相关的问题;也讨论了环境伦理、生态哲学、自然观、认识论等相对抽象的理念。有一些思考繁衍生长,成为我的学术工作,相关内容在学术文本中有更加深入、细致、系统的表达。还有更多的内容在潜伏,发酵。

部分文章曾经收入到《有限地球时代的怀疑论》(2007)、《一触即崩》(2015)等文集中,与其他相关文章并列在一起。但是我本人一直有一个心愿,把这两个系列,按照它们本来的样子,印在一起。其实,早在2010年,这本小书就已经写完了,这篇前言也写完了大半。却没有想到,又等了六年。

所谓敝帚自珍,虽然过了十多年,重读之下,竟然不觉陈旧。相比于学术文本,我更喜欢这里思想初萌的样子。

思想如荒草,有水土有阳光,不加料理,也会生长。

2010年5月7日

北京 向阳小院

2016年2月16日

海口

目 录

稻香园随笔

1. 金花银朵的夜晚 / 3
2. 忘本与无本 / 8
3. 非典型的人生 / 12
4. 遥远的罪恶与你我有关 / 18
5. 雨神带不走的 / 24
6. 现代化的胡萝卜 / 30
7. 古道尔的选择 / 36
8. 轻骑踏月不忍归 / 42
9. 在空投的教育中失去传统 / 47
10. 在自己的家乡失去意义 / 52
11. 未来的世界是垃圾做的 / 58
12. 让我们停下来,唱一支歌儿吧 / 64
13. 墓园的早晨 / 71
14. 凭什么你可以过别人的生活 / 77

15. 当星空不在 / 84
16. 做一个有道德的物种 / 91
17. 一年一度的告别 / 96
18. 感受印第安人的疼痛 / 102
19. 机器复制时代的生活 / 108
20. 当美女由奢侈品变成日用品 / 113
21. 要年薪多少才能日日欢歌 / 118
22. 刀耕火种的生存智慧 / 126
23. 一个民族需要理想 / 134
24. 一个民族需要传统 / 141
25. 人类只有一个太阳 / 148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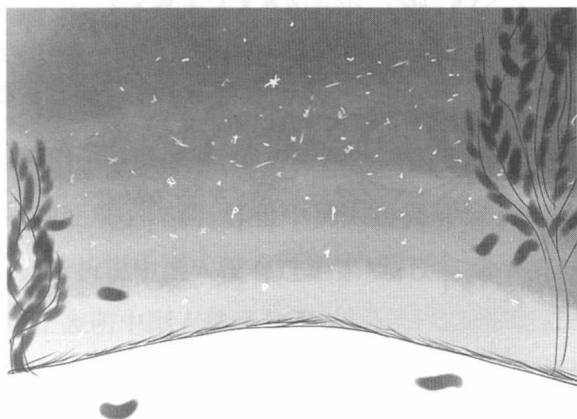
稻香园新笔

1. 命悬一线的盖娅 / 157
2. 上帝造的与人造的 / 167
3. 来于尘土,归于尘土 / 177
4. 什么知识,改变谁的命运 / 186
5. 我们是行走着的塑料 / 197
6. 科学的技术到底满足了谁的需求 / 206
7. 唤醒我们柔软的心弦 / 216

后记 / 226

稻香园随笔

(2003 年 2 月—2005 年 12 月)





1. 金花银朵的夜晚

大年三十,夜里不到十点,长春的夜空就已经喧闹起来了。现在民间的烟花已经造得如焰火一般,随着一声声巨响,一树树硕大的金花银朵漫天开放,绚烂妖娆。很多人跑出来,在寒冷的深夜驻足仰望,伴着烟花的燃灭发出一阵阵欢呼。

现代中国人对火药的感受很复杂。一方面,它是我们常常用来炫耀的四大发明之一;另一方面,这个发明我们的祖先只是用于驱鬼辟邪,制造祥和欢乐的气氛,到了欧洲人的手里,却变成了炸药,打得中国人还要转回去向他们学。有人借此分析说中国人没有这个素质,没有那个精神;也有人说,这正表明中国人热爱和平……

焰火照亮了夜空,只一瞬间便暗了下去,随即被后来者照亮。同人类的历史相比,个人的生命是微不足道的;同大自然相比,人类的存在也只是烟花般短暂的一瞬。但是这短暂的一瞬却照亮了自然的夜空,大自然的任何一种造物

对自然所施加的影响都比不上人这个物种。

因为人类有了科学和科学的技术！

科学和科学的技术改变了人类所生存的世界，也改变了人类的生存本身。对于这种改变，我们曾经张开双臂，无条件地欢迎、欢呼和赞颂。科学及其技术的每一项成果都似乎天然地具有正的价值和意义，它们被称为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。人们曾经以为，这个能力越强，人类就能造出越美丽的新世界。直到 20 世纪 60 年代，那些张开的双臂逐渐收拢，甚至变成了拳头。

科学，尤其是科学的技术，究竟给了人类什么，它是必然会给人类带来幸福，还是必然会给人类带来灾难？如果这两个“必然”过于武断，不妨换一个问题：对于人类的生存而言，科学及其技术是不是必要的？如果必要，在什么意义上是必要的？

在以科学及其技术为利器的西方工业文明进入中国之前，中华文明已经延续了几千年。这几千年文明的辉煌，直到今天也是被讴歌的对象。也许会有人借此论证中华文明之中有科学的成分。在这种论证中，论者已经事先假定，唯有科学能给出有价值的生活，因而，一旦肯定了某种生活，则必定要从中找出科学来。于是，中国几千年文明的价值，要由近几百年来传入的科学予以肯定。那么，在此之前，中

国文明的价值就无从判断了吗？为什么我们不能有自己的尺度来评价自己的文明？

按照某种社会进化的观点，所有的文明形态都在朝着同一个方向前进，所以把走在前面的叫作进步。简单地说，这种进步是以工业化的程度或者科学和技术的水平来衡量的。然而，是不是有了更多的财富，有了更强的操纵物质世界的能力，人类就一定会有更多的幸福呢？

马丽华到西藏行走，一位藏族老妈妈觉得她很可怜，因为她不在母亲身边，没有亲人相伴，孤零零地远离家乡。这使马丽华在藏区的文化优越感遭到了沉重的打击。她从来没有想过，一个从未接触过现代文明，在她看来是贫穷落后的藏族妇女，会认为自己是幸福的，而她却是可怜的。

也许有人会说，藏族老妈妈的幸福感是不牢靠的，一旦她知道了外面的世界，就会放弃现在的生活，接受现代化的生活方式。的确，我们能够看到很多这样的景象，人们砍去了身边的山林，让它变成金钱。在短短几十年里，长江中上游的很多大山竟然无林可伐，与此同时，一座座小镇壮大成了城市。但是，这种景象是不是必然要发生的？是不是应该发生的？

金庸在《白马啸西风》中写了一个这样的故事。传说高昌古国一个神秘的山洞里藏着很多宝贝，一些武林高手为此丧命。其实，洞里藏着的不过是唐太宗赏赐的“先进”文化，比如书籍、衣服、用具、乐器等等。但是高昌人认为：“野鸡不能学鹰飞，小鼠不能学猫叫，你们中华汉人的东西再好，我们高昌野人也是不喜欢。”于是把它们丢弃在山洞里，依然过着从前的生活。

如果没有中西方的相遇，中国可能直到今天还生活在没有科学和科学技术的时代，中国人会感到生活中充满着不幸吗？

同今天的孩子相比，我们小的时候几乎没有几件像样的玩具，那么，是否我们的快乐就注定没有现在的孩子们多呢？

儿童的快乐能够用玩具的机械化和电子化程度来比较吗？文明的优劣可以用对物质世界的控制能力来比较吗？

一个具体的人可以把建大楼作为一生最大的理想。一个民族，是否必须把建造城市作为自己的理想？在我们关于未来社会的想象中，除了发达的技术，丰富的物资，还应该有什么？

是什么样的民族，需要什么样的条件，能有足够的勇气和能力，在现代文明的诱惑和打击之下，主动地选择自己的

道路,而不是被动地甚至主动地被现代文明所格式化?

我们是否拥有一个属于我们自己民族的理想?

焰火在四面八方忽生忽灭,随生随灭,使长春的夜空如幻境一般,让我着迷。倘若这就是火药唯一的功能,也未必不是一件好事儿吧!

白马带着她一步步地回到中原。白马已经老了,只能慢慢地走,但终是能回到中原的。江南有杨柳、桃花,有燕子、金鱼……汉人中有的是英俊勇武的少年,倜傥潇洒的少年……但这个美丽的姑娘就像古高昌国人那样固执:“那都是很好很好的,可是我偏不喜欢。”

——金庸:《白马啸西风》全书结尾

2003年2月1日 长春

2003年2月25日 北京

(发表于《中华读书报》2003年2月26日,第15版。发表时标题为《火树银花的夜晚》)